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82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AND OTHER STORIES

返老还童

——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
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 F.S. 菲茨杰拉德

〔美国〕F.S. 菲茨杰拉德 著 李新红 译

F. S. Fitzgerald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82

〔美国〕F. S. 菲茨杰拉德 著
李新红 译

返老还童

——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返老还童: 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汉英对照 / (美) F. S. 菲茨杰拉德 (F. S. Fitzgerald) 著; 李新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4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7670-7

I. ①返… II. ①F… ②李…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4606 号

返老还童——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美国〕F. S. 菲茨杰拉德 / 著 李新红 / 译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42.5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670-7
定 价 65.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作者简介

F. S. 菲茨杰拉德 (F. S. Fitzgerald, 1896—1940), 20 世纪美国作家。1925 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问世, 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爵士时代”的代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夜色温柔》《人间天堂》《末代大亨》《漂亮冤家》等。

译者简介

李新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优秀访问学者,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译作有《等待倾听》、《红色的起点》(合译)、《性心理学》等。

心是孤独的猎手
流动的盛宴
我们
飘
到灯塔去
好人难寻
钟形罩
夜色温柔
喧哗与骚动
林肯传
特斯拉自传
水孩子
胡桃木小姐
长腿叔叔
大草原上的小木屋
西顿动物记
银椅
黎明踏浪号
能言马与男孩
魔法师的外甥
最后一战
寻欢作乐
剧院风情
木头娃娃百年历险记

兔子坡
丘吉尔演讲录
智慧书
寂静的春天
王子与贫儿
人间天堂
生命之书
勇敢的船长
茵梦湖
老实人
邦斯舅舅
欧也妮·葛朗台
永不凋谢的紫罗兰
——英美爱情诗歌选
返老还童
——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女人
——哈代短篇小说选
聪明的消遣
——毛姆谈英国文学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摸彩
——雪莉·杰克逊短篇小说选

 字里行间
BELENCRE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赵丽娟

责任编辑：王振华

特约编辑：张艳华

投稿邮箱：phoenixpower@126.com

书店支持： 字里行间连锁书店



目 录

头和肩膀.....	1
伯妮斯剪短发.....	29
离岸的海盗.....	55
五一节.....	88
返老还童.....	142
钻石山.....	167
冬天的梦.....	207
明智之举.....	232
富家子弟.....	247
重回巴比伦.....	287
疯狂的礼拜天.....	309

头和肩膀

一九一五年，贺拉斯·塔波克斯十三岁。那年，他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在恺撒、西塞罗、维吉尔、色诺芬、荷马、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化学科目中全部取得优异成绩——都拿到了A。

两年后，当乔治·M.柯汉还在创作《在那里》时，贺拉斯已经在大学二年级学生中遥遥领先，并已撰写出论文《过时的学术形式三段论》。在蒂耶里堡战役期间，他坐在课桌边，思考着是否等过了十七岁生日再开始撰写论文集《新现实主义者对实用主义的偏爱》。

不久，报童告诉他，战争结束了。他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彼得兄弟出版社要推出斯宾诺莎的《论理解力的提高》的新版本。战争自有其美好的一面，因为它使年轻人自立自强。然而，贺拉斯觉得，他永远都无法原谅校长，因为校长允许一个铜管乐队在他的窗户下面吹吹打打地闹腾了一夜，来庆祝战争的暂时结束，使他在撰写论文《德国理想主义》时忽略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句子。

第二年，他去耶鲁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他十七岁，瘦高个，灰色眼睛，近视，他说出的只言片语显示出一种完全超然于世外的气度。

“我永远都觉得仿佛不是在和他人本人讲话，”迪林杰教授对一个志趣相投的同事说，“他让我觉得我似乎是在和他的代理人讲话，总觉得他会说：‘噢，我请示一下我自己，看看该怎么办。’”

另外，贺拉斯·塔波克斯一副漠然失神的样子，仿佛屠夫面前的一堆牛肉或衣帽店里的一顶帽子。人来了，把他抓在手里，随便

摆弄、撕扯，然后再像对待一根爱尔兰鞋带一样把他摊到礼拜六下午的廉价货柜上。

用文学语言来描述的话，我该说，这都是因为在很久以前的那个殖民时代，勇敢的先祖们来到康涅狄格这个不毛之地，彼此询问对方：“现在，我们该在这儿建点什么呢？”最勇敢的那位先祖说：“建座城吧，剧场经理可以在这里安排演出音乐喜剧！”至于后来他们又是如何在那里创建了耶鲁大学，上演音乐喜剧，便是人尽皆知的事了。无论如何，有一年的十二月，《霍姆·詹姆斯》在舒伯特剧院上演了，玛西亚·梅朵在第一幕唱了一首歌，歌名叫《愚蠢的胖子》，并且在最后一幕跳了一支赫赫有名的舞。她浑身颤动、摇曳生姿，学生们都请求她再演一场。

玛西亚十九岁，她没有长翅膀，不过观众一致赞同她没有翅膀也很好。她天生金发碧眼，肤色红润，在赤日炎炎的正午，素面朝天地走在大街上。除此之外，她与大多数女人并无两样。

是查理·穆恩向她许下诺言，如果她去看望一下杰出的天才贺拉斯·塔波克斯，他就送她五千根波迈香烟。查理是谢菲尔德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和贺拉斯是嫡亲的表兄弟。他们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那天晚上，贺拉斯特别忙。法国人劳里埃不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这令他闷闷不乐。事实上，对于书房外响起的低沉而清晰的敲门声，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根本不想理会，任凭他怎么敲，也是枉然。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实用主义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尽管他自己还不曾意识到，他的确正在以某种令人吃惊的速度走向某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敲门声响了起来——过了三秒钟——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进来。”贺拉斯不假思索地说。

他听见门开了，然后又关上了，然而，他坐在火炉前的大圈椅里埋头看书，没有抬头。

“放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他心不在焉地说。

“把什么放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

玛西亚·梅朵不得不开口说话，她说起话来像唱歌，而她的音色清脆，犹如竖琴的伴奏曲。

“洗好的衣服。”

“我可做不到。”

贺拉斯不耐烦地在圈椅里动了动身子。

“为什么？”

“呃，因为我没有拿你的衣服呀。”

“哼！”他烦躁地回答，“那就去拿吧。”

贺拉斯面前的火炉正对着另一张安乐椅。晚上，他习惯换到这张椅子上坐着，一来改变一下坐姿，二来活络活络身体。他把一张椅子叫作伯克利，把另一张叫作休姆。他突然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一个半透明的身影轻盈地落在了休姆上。他抬头看了一眼。

“哦，”玛西亚说道，她的脸上荡漾着甜蜜的微笑，她在第二幕念台词时就是这个表情（“哦，那么，公爵喜欢我跳舞啰！”），“哦，欧玛尔·海亚姆，我来到你身旁，在荒野中唱歌。”

贺拉斯迷惑地看着她。有那么一刻，他竟怀疑坐在那里的她只是他想象中的幽灵。女人不会进男人的房间，更不会坐到男人的休姆椅子上。女人为你送来洗好的衣服，坐在有轨电车上你为她让的座位上。以后，等你年龄大了，想成个家的时候，她就会嫁给你。

这个坐在休姆椅子上的女人显然是真实存在的。她那薄如蝉翼的棕色裙子泛着涟漪，犹如从休姆的皮质扶手内溢出的一团气泡！如果再多看几眼，他的目光就会穿透她的身体看到她身后的休姆椅子。那样的话，房间里就又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举起拳头在眼前晃了晃。他真得再去练练吊环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那么不近人情！”气泡愉快地提出抗议，“我觉得你好像希望我从你这私人空间里消失似的。然后，除了在你眼中留下一道影子，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贺拉斯咳了一声。咳嗽是他的两个习惯性动作之一。听他说话，你会忘记他本人的存在，仿佛在听一盘某个去世已久的歌手录制的唱片。

“你想要什么？”他问。

“想要我的信，”玛西亚带着幽怨的语气夸张地说，“一八八一年，你从我祖父那里买走了我的那些信。”

贺拉斯想了想。

“我没有你的信，”他淡淡地说，“我只有十七岁。一八七九年三月三日我父亲才出生。你显然找错人了。”

“你只有十七岁吗？”玛西亚怀疑地重复了他的话。

“只有十七岁。”

“我认识一个女孩，”玛西亚回忆道，“她十六岁时加入了一个过时的话剧团。她太自恋了，每次谈到自己的年龄时，总要在‘十六岁’前加上‘只有’两个字。我们就送她一个绰号叫‘只有杰西’。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糟透了。‘只有’是个坏习惯，欧玛尔——听起来像是某种托词。”

“我不叫欧玛尔。”

“我知道，”玛西亚点头表示赞同，“你叫贺拉斯。我就叫你欧玛尔，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剩下的烟头。”

“我没有你的信。是否见过你祖父也值得怀疑。事实上，要说一八八一年你就来到了这个世上，这听起来也太不靠谱了。”

玛西亚疑惑地看着他。

“我——一八八一年？哦，千真万确！当弗洛罗多拉六重唱组合还在修道院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是个二线演员了。索尔·史密斯夫人演朱丽叶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扮演她的保姆的演员。呃，欧玛尔，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期间，我就已经在餐厅当歌手了。”

贺拉斯灵光一闪，恍然大悟，他咧着嘴笑起来。

“是查理·穆恩让你来的吧？”

玛西亚感到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查理·穆恩是谁？”

“小个子——大鼻孔——大耳朵。”

她伸着脖子闻了闻。

“我没有观察朋友们的鼻孔的习惯。”

“那么，是查理了？”

玛西亚咬了咬嘴唇，打了个哈欠。

“呃，咱们换个话题吧，欧玛尔。不然的话，我马上就要在椅子上打呼噜了。”

“没错，”贺拉斯一本正经地答道，“休姆总是让人昏昏欲睡。”

“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他要死了吗？”

突然，贺拉斯·塔波克斯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双手插在衣袋里，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子。这是他的另一个习惯性动作。

“我不喜欢这样，”他说道，似乎在自言自语，“一点都不喜欢。我并不是不喜欢你来我这儿——我不介意。你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但是我不喜欢查理·穆恩把你派来。我是个试验品吗？任凭什么人都可以在我身上做实验吗？是我的智商让人觉得好笑吗？我看起来像漫画杂志上的波士顿小屁孩吗？那个乳臭未干的蠢货穆恩，整天没完没了地炫耀他那只有一个礼拜的巴黎见闻，他有什么权利——”

“不是这样的，”玛西亚毅然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个温柔可爱的男孩子。过来，亲亲我。”

贺拉斯立即在她面前停下脚步。

“为什么要我吻你？”他咄咄逼人地问道，“难道你整天都在到处和人接吻吗？”

“哦，没错，”玛西亚平静地承认，“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整天都在到处和人接吻。”

“那么，”贺拉斯语气坚决地说，“我必须告诉你，你的想法荒唐透顶！首先，接吻并非生活的全部；其次，我不会吻你。接吻可能会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无法戒除的习惯。今年，我的习惯是躺在床上睡懒觉，一直睡到七点半。”

玛西亚善解人意地点点头。

“你过得开心吗？”她问。

“你所说的开心指的是什么？”

“你瞧瞧，”玛西亚严厉地说，“我喜欢你，欧玛尔，不过，希望你说话的时候先想清楚自己要说什么。我感觉你似乎有满肚子话，

可是每次你只要吐出来几个字，就会让你满盘皆输。我问你过得开心吗？”

贺拉斯摇摇头。

“也许，以后会的。”他答道，“你知道，我是个棋子，是个试验品。我不是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有时候，我的确厌倦过。不过——哎，我说不清楚！可是，你和查理·穆恩所谓的开心，和我认为的却不太一样。”

“请解释一下。”

贺拉斯看着她，开始讲起来，然后又改变了主意，继续踱起方步来。他想努力不去看她，可是没能做到。玛西亚朝他笑了笑。

“请解释一下。”

贺拉斯转过身来。

“如果我说了，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转告查理·穆恩，说你来的时候我不在家。”

“嗯嗯。”

“那么，很好。我这就告诉你我的成长经历：我是个盘根问底的孩子。我想知道车轮为什么会转。我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我从小到大，他都尽可能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我的反应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在我身上做一个揠苗助长的实验。他的这种毁灭性的作为使我患上了耳病——尽管在我九岁和十二岁期间已经做了七次手术。当然，这也使我与其他男孩子拉开了距离，使我人为地变得早熟。无论如何，当我的同龄人还在费力地看《拉米斯叔叔》的时候，我已经真心迷恋上了卡图卢斯的原文著作。

“我十三岁的时候就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教授们纷纷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知道自己的智商很高，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异常，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我十六岁时，厌倦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断定，我的情况一定是谁犯了严重的错误所致。然而，既然我已经走到这步田地，最后总要攻读一个文学硕士学位，也算是有个交代。我人生的主要乐趣是钻研现代哲学。我是一个安顿·劳里埃学派的现实主义者——带点伯格森主义的倾

向——另外，再过两个月，我就满十八岁了。就是这些。”

“哇！”玛西亚惊叹道，“足够了！你讲起话来真是干脆利落！”

“满意了？”

“不，你还没有亲我。”

“这不在我的计划内，”贺拉斯表示异议，“请理解，我并不是故作清高、不近女色。肉体欢愉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

“哦，见鬼去吧，别总是那么多大道理！”

“我无能为力。”

“我讨厌像机器一样的人。”

“我向你保证我——”贺拉斯说。

“哦，闭嘴！”

“我个人的理性——”

“关于你的国籍^①，我可是一个字都没提。你是美国人，没错吧？”

“没错。”

“好，那就好了。我有个想法，我倒是想看您做点与您那高雅的计划无关的事儿。我倒想看看，您说的那个戴着巴西人的配饰^②的什么人——就是您刚说的，您自己就是那一类人——是否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小人物。”

贺拉斯又摇了摇头。

“我不会吻你的。”

“我的命真苦，”玛西亚哀怨地低声说，“我真是个失败的女人。我这辈子连一个戴着巴西人的配饰的人的亲吻都得不到。”她叹口气，

① 理性 (rationality) 和国籍 (nationality) 两个英语单词的拼写十分相近，只差一个字母，发音相近。玛西亚文化程度不高，所以误把两个单词混为一谈了。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奇怪的谈话。——译者注

② 玛西亚在这里说的巴西人的配饰 (Brazilian trimmings)，是对上文贺拉斯说的伯格森主义倾向 (Bergsonian trimmings) 的误解。因为 “Brazilian” 和 “Bergsonian” 发音相似，玛西亚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伯格森，所以就将其误解成 “巴西人” 了。而 “trimmings” 这个词，在上文中有倾向和色彩的意义，下文中则正好可以按照该词的本义 “装饰品” 来理解，所以，玛西亚对贺拉斯的误解也就顺理成章了。——译者注

“不管怎样，欧玛尔，你会来看我表演吗？”

“什么表演？”

“我在《霍姆·詹姆斯》里扮演一个角色，非常邪恶！”

“是轻歌剧吗？”

“是的——是个多幕剧。里面有个角色是种水稻的巴西人。也许你会对他感兴趣。”

“我看过《波希米亚女郎》，”贺拉斯大声回答，“我很喜欢这出戏——在某种程度上。”

“那么，你会来啰？”

“呃，我——我——”

“哦，我知道了——你打算去巴西度周末。”

“才不是呢。我很高兴去。”

玛西亚拍拍手。

“你真好！我会给你寄张票——礼拜四晚上行吗？”

“呃，我——”

“好！就礼拜四晚上啦。”

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喜欢你，欧玛尔。很抱歉，我原本想戏弄你。我原以为你是个冷血动物，可你是个好孩子。”

他嘲弄地看着她。

“我可比你老几千岁呢。”

“你不老，你的年龄没问题。”

他们庄严地握了握手。

“我叫玛西亚·梅朵，”她加强语气说，“记住——玛西亚·梅朵。我不会告诉查理·穆恩我见到你了。”

过了片刻，她三步并作一步地顺着楼梯朝下跑去，跑到最后一节楼梯处，她听到一个声音从上面的扶手处传来：“哎，嗨——”

她停下脚步，朝上面看了看——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靠在扶手上。

“哎，嗨！”天才又喊了一次，“听见我说话了吗？”

“听得到，你说吧，欧玛尔。”

“希望我没有给你留下认为亲吻在本质上不合情理的印象。”

“印象？哦，你根本就没有亲我啊！别自寻烦恼了——再见。”

听到女人的声音她身旁的两扇门好奇地打开了。楼上传来一阵令人捉摸不透的咳嗽声。玛西亚提着裙子，飞快地从最后一节楼梯上跑了下去，旋即消失在康涅狄格州朦胧的夜色里。

楼上，贺拉斯在书房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他时不时地朝深红色的伯克利看上一眼。伯克利静静地守候在那里，温顺而体面，坐垫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伯克利朝他发出召唤。然后，他发现他在地板上徘徊的脚步正移向离休姆越来越远的地方。休姆已经今非昔比，拥有了某种奇特的、无法言喻的东西。那个轻盈透亮的身影似乎还在附近逗留，假如贺拉斯坐上去，一定会觉得仿佛坐入了女人的怀里。尽管这种感觉让贺拉斯无以名状，然而，它却在他充满疑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无论如何都显得那么真实。休姆正在向他施加着它在过去整整两百年中都从未有过的某种影响。

休姆正散发着玫瑰的芬芳。

二

礼拜四晚上，贺拉斯·塔波克斯坐在第五排靠近走廊的座位上观看《霍姆·詹姆斯》。非常奇怪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快乐。坐在他旁边的那些愤世嫉俗的学生被他惹恼了，因为他对具有哈默斯坦传统的老掉牙的笑话表示赞赏并笑个没完。然而贺拉斯没有理会，他在焦急地等待着玛西亚·梅朵的出场，等她演唱那首爵士乐风格的《愚蠢的胖子》。玛西亚终于出场了，她头戴一顶鲜花点缀的软边帽子，显得活力四射。他的心头腾起一团温暖的火花。一曲唱罢，掌声雷动。然而，他并没有和观众一起鼓掌，他觉得有点神思恍惚。

第二场演完的中场休息期间，一个领座员来到他身边，问他是塔波克斯先生，然后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珠圆玉润、稚气未脱。领座员不耐烦地在走廊里徘徊时，贺拉斯疑惑地看着纸条。

亲爱的欧玛尔：

演出结束后，我总是饥饿难耐。如果你愿意在塔夫特烧烤店犒赏我一下，就把你的答案告诉那个给你送纸条的大木桩子领座员吧！

你的朋友

玛西亚·梅朵

“告诉她，”他咳了一声“——告诉她，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会在剧院前面等她。”

大木桩子领座员傲慢地笑了起来。

“我想她的意识（思）是你到后台入口来。”

“哪里——这个地方在哪里？”

“外面。向卓（左）转，顺着帚（走）廊^①。”

“什么？”

“外面。向卓（左）转，顺着帚（走）廊。”

这个傲慢自大的家伙走了。贺拉斯身后的一个大一新生在偷偷地乐。

半个小时后，天才和天生就长着一头金色头发的玛西亚面对面地坐在塔夫特烧烤餐厅里，天才正说着奇怪的话。

“最后一幕的那种舞你不得不跳吗？”他急切地问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他们会解雇你吗？”

玛西亚笑了。

“那种舞跳起来很快乐，我喜欢跳。”

然后，贺拉斯说了一句失礼的话。

“我觉得你不会喜欢跳这种舞的，”他直率地说，“坐在我后面的人都在谈论你的乳房呢。”

玛西亚的脸红得像着了火似的。

“我有什么办法，”她急忙说，“对我而言，跳这种舞只是一种杂技表演。上帝呀，这种舞跳起来可不容易啊！每天晚上，我都得花

① 这个领座员吐字不清，让人摸不着头脑。